

梦剧场



魏 延 宰相

(上)

龚应恬 著

现代出版社

梦剧场

魏 延 宰相 (上)



龚应恬 著

现代出版社



梦剧场

宋理宗(王刚饰)



蟋蟀宰相

贾似道(何冰饰)



梦剧场

潘菜心(池华琼饰)

张一刀(谢兰饰)



蟋蟀宰相

谢太后(何赛飞饰)

贾妃(李勇勇饰)



梦剧场

大人
道相府
親鑒
道拜

赖三 (刘昌伟 饰)

忽必烈 (霍尔查 饰)

丁丰刚 (牟凤彬 饰)

马天骥 (薛中锐 饰)



人物谱

理宗(王刚饰):即赵昀,南宋皇帝。原在山阴尉之后,被选为宁宗嗣子,亲政后会蒙古灭金,纵情声色、任用权奸,晚年更是委用贾似道执政,疆土日削,形势益危;御下有术,治国无方。

贾似道(何冰饰):南宋末年台州人,理宗贾贵妃之胞弟。原为市井俗人,开庆元年以右丞相统兵救鄂州,私向忽必烈乞和,兵退后诈称大胜。权重后,竟借用“虫法”“虫技”督责文臣武将,人称“大奸”,又称“蟋蟀宰相”;一生玩虫、玩人、玩国,实为一个胆大玩家……

忽必烈(霍尔察饰):元始祖,又称薛禅皇帝。蒙哥汗九年即大汗位。任用儒生,兴办屯田,卧心尝胆经年,致力于统一天下。

张一刀(谢 兰饰):贾似道的红颜知己。生于梦始,亡于梦醒。

丁丰刚(牟凤彬饰):贾似道的政敌。少有大志,喜读兵法,心高气傲,决意以死报国。无奈奸佞当道,生不逢时。大事上有气节,小事上却多糊涂。

潘菜心(池华琼饰):临安名妓,贾似道的至爱,所谓“卖身不卖国”,虽在风尘,也有性情。

马天骥(薛中锐饰):贾似道前之左相,不能任事,弥缝偷安。

董 槐(金康民饰):与马天骥同朝为相,忠于大宋,又贪恋爵禄;仰俯上下,洞察内外,最终翻车于贾似道的“虫术”之下。

贾 妃(李勇勇饰):理宗的玩偶,贾似道的棋子。

肖若飞(吴有熙饰):惟哄理宗高兴是务,油滑狡诈,但并不跋扈嚣张。御前太监。

谢太后(何赛飞饰):温厚、端庄。宋败亡时自尽,是贾似道惟一害怕的人。

福 王(常学仁饰):皇叔,有心计,务虚务实皆占先机。为度宗生父。

赖 三(刘昌伟饰):爱主子,恨主子,救主子,杀主子,一个过足了奴才瘾的奴才。

郑柏农(史崇仁饰):正义中坚,经纶满腹,但书生意气。

李天成(徐宏浩饰):沉毅果敢,热心男儿,后取代贾似道为相,一心以天下为己任,惟以才气自喜,好以忠义聚众,志节之士多为乐为用。

引 子

故事是从南宋祥兴二年的秋天开始的。

那天头晌，临安城的上空阴云密布，空气黏稠得几乎让人无法畅通呼吸。一时间，又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大风，那风大得也有些邪乎，大风一过，让人心底顿生难以名状的恐慌和疑惑。

钱塘江畔，巨浪猛烈地冲击着两岸的塘石，波浪被巨力推往岸边，高高抛起，随即又被跌得支离破碎。江面上，一条挂着“宋”字旗号的运兵船在翻卷的浊浪中沉浮、颠簸。突然，一阵闷雷在人们的头顶低低滚过，紧接着，好像蓄谋已久的大雨倾盆而下。顿时，雨幕连天。

堤岸上，一匹黑鬃马在雨中疾驰。头戴斗笠的蒙面侠客俯身在马背上，流星般朝临安城疾驰。临安城里的城皇阁，在风雨中时隐时现。

又是几声炸雷，大雨骤然停住了；而阴云依旧密布，狂风依旧暴躁。

随着一通沉闷的鼓声，丽正门的巨大城门吱吱嘎嘎地响着被推开了，一队宋兵显得有些紧张，拥挤着冲出城门，并迅速戒守两侧。铺天盖地的“斩”字招牌迎风招展，密密麻麻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看热闹的人群蜂拥般奔了过来。这异乎寻常的气氛让所有的临安人都相信，今天肯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。与此同时，临安城另一座重要的进出关卡涌金门的门口，守门的宋将正向过往的

行人查验着通关文书。

突然，十几匹骏马从城门外飞驰过来，过往的行人急忙退向一侧。马上人的衣着都是禁军套服，眨眼间便到了城门口，头前那匹马上的人快速地一亮腰牌，守门将只瞅了一眼便慌忙肃立，笑脸相迎。众禁军一阵风似地从城门口冲过。不想，刚才奔驰在塘堤上的那匹黑鬃马也疾速尾随而来，显然它是想要趁乱闯关。谁知守门将眼神好使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大喝一声，挺身出拦。蒙面侠客紧皱双眉，身影一晃，双臂亮翅，七星剑已从鞘中飞出，寒光一闪，飞剑直奔守门将的咽喉。可怜守门将还没来得及哼一声，人头已飞在半空之中，颈项里的鲜血喷射出来，躯体却立了好一会儿，才直挺挺地倒下。这时，侠客的手一抖，已把守门将的人头收入革囊，稍一欠身，剑已回鞘。侠客身子一欠，将手伸进平躺于地上的无头守将的胸中，掏出一块黄帕，迎风一甩，滑出跟刚才禁军一模一样的张腰牌来，上书“御赐”二字。

周围守门兵士被瞬间的惊变吓呆了，手里握着刀戟，如泥胎木雕一般。侠士趁机抖动马缰，策马离去。

丽正门口，飘扬着各样旗幡。拱门下，一大队身着红色袍衣的刽子手昂首走来，肩扛寒光闪动的鬼头大刀。道路两旁，人潮涌动。

一辆囚车隐隐出现了，朝城门口辚辚而来。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。囚车上所枷之人正是倒行逆施、独霸朝廷多年的宰相贾似道。

离此不远的另一条街道上，刚闯进关的那匹黑鬃马蹄声更加急促，马蹄点在石板路上一闪而过。蒙面侠客高举腰牌冲过了重重关卡。看得出，侠客的眼神紧张而又忧虑。

这里是卖鱼桥，也是临安闹市街最热闹的街口，侠客大声叫嚷着，疾速冲过。人们躲闪着，看着飞驰而去的黑鬃马的背影，赶市的百姓们聚拢过来，议论纷纷，地上更是狼藉一片。一个水果摊被挤散了，青枣和橘子滚得满地都是。这时，有人高声喊道：“我们上当

了,斩杀贾似道在涌金门哪!”

“这千刀刚的!”有人激愤地说,“我们赶往涌金门去。”

又有人道:“快刹了他!”

“大兵压境问斩大臣可是自古大忌啊!”

“呸!什么大臣,他娘的是大奸!”

“早该把他娘的大卸八块了,把他娘给玩儿了,把他妹给日了,把他那玩意当灯儿给点了,把他女人让天下的男人都给睡了!——也解不了我们的心头恨哪!”一阵更加嘈杂的声浪涌过来,盖过了众人的议论。

黑鬃马驰进一条陋巷,侠客脱马离镫,翻身上了过道横梁。一个银蛇缠树,顺势向一窗户滑去,紧接着,响起窗扇折断的破碎声。巷道上,却见黑鬃马晃着左右大镫继续向前跑去。

……

这是一座临街的酒肆。楼上,侠客破窗而入,店小二闻声急忙上楼,见侠客手举腰牌,惊道:“客官,今日斩杀贾似道,任何铺面不得留人啊!客官……”话未说完,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早已塞入店小二的怀中。店小二低头一看,惨叫一声,人头和店小二的身子卷成一团,一起滚下楼去。侠客跨步窗前,拔剑挑帘,向窗外俯视。只见楼下人声鼎沸,一队御林军在人流里拥着一辆木笼囚车正缓缓靠近酒楼。这时店小二呀呀惊叫着慌不择路地奔出酒楼。一队禁军闻声,策马而来,翻身落镫,冲入酒肆,直奔楼上。

侠客正自凜然而立,见禁军拥挤在楼梯口畏畏缩缩不敢近前,挥剑朝跟前的一张桌子劈去,木桌当即分成两半,哗啦一声,瘫倒在地。禁军头目王二宝抢身冲入楼当间,指着侠客对身后的兵士喊道:“给我拿下!”

同为禁军头目的郑虎臣也一马当先,跳到侠客面前。众禁军见状一起扑上,和侠客战在了一起……

离此不远,便是皇城金水门,这又是临安城一道重要的进出关

卡。此时，金水门前，御林军前导，旌旗满天。皇家的大队人马正整队出发。身穿龙袍的四岁孩儿宪帝，由年迈的大内总管肖若飞抱着，坐上了御乘玉辇车。

按大宋的祖制，诛杀大臣，须由皇上亲监。四岁的皇帝今日便是要去亲监这场诛杀。皇帝转动着两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大家，不停地吮着手指，看着两旁的文武百官给他齐齐跪下，山呼万岁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皇帝并不理会，吮毕手指，又吹着吐沫泡泡高兴地瞅着四周，脑袋扭来扭去。头发花白的谢太后坐在太安辇上一脸沉穆……

一时，号角齐鸣——

那辆木笼囚车缓缓地从小肆窗下驶过。枷锁中的贾似道斑白长须，披头散发，形容枯槁，鞭痕累累，早已不成人样了。四周群情激愤，叫骂声此起彼伏，接连不断。两边的百姓将西红柿、臭鸡蛋抛向贾似道：

“打死你个大奸贼！”

“我操你贾似道八辈子祖宗，你这卖国货！”

“祸国殃民的狗东西，你也有今天，哈哈！”

这时一位年迈老妇踉踉跄跄奔过来，怆然叹道：“贾相啊，青天啊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！”话音未落，一只巴掌劈头盖脸地朝她扇了过来，一个相貌斯文的书生怒骂道：“瞎眼老太，难道不知是这大奸臣把咱大宋给害了吗！糊涂，愚蠢，傻啊！”

旁边一老者却仰天长叹：“书生都打人了，这天下是真乱了呀！”

这时有人尖声喊道：“圣上驾到——”

两旁众人赶紧跪下。囚车上的贾似道闭目不睁，嘴角流露着一丝苦笑。

浩浩荡荡而来的大队御林军马队围住了木笼囚车。宪帝接过肖若飞给他的一根糖棍，放入嘴里，有滋有味地吸吮着。这当然比

吮手指头味道好多了，孩帝笑了。突然，酒肆的窗户被踢开，一声脆响，木屑四散，侠客纵身从窗口跃出！一路剑光飞舞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只身与押解贾似道的禁军战在一起。王二宝、郑虎臣等人紧追这位侠客，也纷纷飞身跃下。

有人窃窃私语：“什么人敢违抗圣旨，劫持钦犯！”

侠客丝毫不怯，大声道：“有我在此，谁敢伤了贾相一毛！”御林军兵分几路包抄过来，场中央一时大乱。肖若飞本能地护紧了宪帝，宪帝却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依旧有滋有味地吮吸着糖块，嘴上挂着一串哈喇子。哈喇子珠珠相连，一直垂到了地上。

贾似道慢慢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眼前势单刀薄的侠客面对众禁军的一场拼杀。贾似道的嘴角动了动：“是……一刀啊？”

侠客边打边收过一招，支开众剑，小喘道：“贾哥莫怕，一刀救你！”

贾似道眼光一跳，嘴角抖动了起来，叹道：“果然是一刀！”他说话时整个脸颊都在哆嗦，被围观的群众投掷到上面的鸡蛋汁往下缓缓滑落。贾似道说：“一刀啊，忠良不可逆，王命不可拒，你快走吧！”

又有人尖声高喊：“抓住刺客，立地处死！”

随着喊声，又一路禁军拨开人群杀了进来，场面更加混乱。惊慌的人们东奔西突，拥成了一锅粥。张一刀被众人合围在当中，只见剑光闪动，愤怒的刀啸此起彼伏，却不见张一刀的身影。

贾似道颤声叫道：“一刀你住手啊！”

张一刀应道：“贾哥，你不能死啊，要死一刀跟你死一块儿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……一刀永远不离开你！”

郑虎臣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粗喘着指令刽子手：“快杀了大奸贼，快动手！”

刽子手们一拥而上，眼见贾似道命在旦夕，张一刀的七星剑啸声更急，使出最后一招，竟以无人抵挡之势，穿越人墙，直抵玉辂上

宪帝的咽喉！坐在旁边的谢太后惊得脸色突变，从太安辇上腾地站起。肖若飞惊得挺身僵死了过去。众人也都大为惊慌，响起一片惊呼。宪帝却懵懂不觉，奇怪地看着剑锋，继续吮着糖块。那一刻，空气似乎凝固了。

张一刀右手举剑，左手撕去蒙面头巾，一头黑亮的头发垂了下来，一双大眼深情地看着贾似道。贾似道紧闭双眼，泪却渗了出来。

张一刀幽怨地说：“贾哥……一刀这也是万不得已啊。”

泪珠从贾似道的脸上徐徐滑下，贾似道痛心地说：“张一刀啊，你把我贾似道一生忠君爱君的美名都毁了啊！”

这时，宪帝哇地一声哭了。

贾似道身子一震，缓缓睁开一条眼缝，透过朦胧泪眼，他似乎又看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场月州血战……

第一章



二十年前的月州城头上，黑烟蔽日。

一场血战正酣。守城的南宋士兵尸体横陈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烟雾下，宋将李进亲擂战鼓，身上的披风红得刺眼，不知是原本就是红色还是被鲜血染成。战鼓声中，一队宋兵整装待发。相比之下，城下的蒙古军更显斗志昂扬，喊杀声里充满了蛮横的霸气。两军相峙，剑拔弩张。

这一年，忽必烈率领二十万大军，治漠南，围月州，意在直取中原，平定江淮，企图天下一统。月州是南宋退守的最后防线，一旦失守，便会全局崩溃。大宋三百年的江山存亡几乎系于一发……

月州城的拱门下，木板吊桥吱吱嘎嘎地放了下来。三乘快骑冲